

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的特点及趋势

■ 张雪梅 胡露露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老龄化和人才资源与发展需求矛盾日益突显的今天,完整、准确地把握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推进青年劳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关系到劳动教育本身的与时俱进,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全面培养和发展,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应该以立德树人为教育重心,实施从劳动教育本身向全面育人提升;应该着力创新人才培养,从教会劳动到教会能动创新的目标推进;应该注重系统整合,教育内容从自我封闭向实践一线全面拓展;应该突出创新优化,从传统单一向一体多维教育方式转变。

【关键词】新时代青年 劳动教育 立德树人 全面育人

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理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结合的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1]。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变革突破了传统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交往形式,不仅拓展了劳动就业空间,改变了传统劳动观念,激发了青年创业热情,也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带来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近年来出现的“内卷”“躺平”“反内卷”等网络热词,反映的正是新时代青年群体对什么是新时代应有的奋斗精神,如何奋斗才能带来美好生活的深入思考,而奋斗的背后是劳动价值观和劳动能力素养的彰显和竞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时代背景、概念内涵、实践路径、经验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有学者从“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异化风险”“劳动分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背景,根据劳动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课程设置等线索,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有学者对劳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认为新时代劳动教育不仅是德育范畴概念,而且是德育、技术教育和实现育人目标途径的统一体^[2];有学者指出新时代劳动教育要强化课程建设、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创新实施策略;还有一些学者着力对劳动教育政策嬗变特点^[3]、劳动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4],以及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设置的特征与趋势^[5]等进行了更为具体深入的研究。不过,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老龄化等生产方式叠加究竟给传统劳动观、人才需求、劳动教育实践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新要求、新问题,如何立足新时代劳

收稿日期:2021-07-05

作者简介:张雪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胡露露,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创新重大培育项目“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创新与百年大党使命命运研究”(课题编号:2019ZDPY07)、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会课题“健全完善发挥离退休老同志的特长和优势制度和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21ZX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动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与现代发展目标进行更具时代针对性的研判与布局,如何通过有效劳动教育应对新生生产力与现有人才结构和质量矛盾,应对人力资源需求与青年劳动价值观、劳动能力培养之间的矛盾,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聚焦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特点与趋势予以分析把握,才可能找到有效思路。2020年,中共中央联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从政策高度对如何实现青年劳动教育的大中小一体化发展提出具体目标和政策要求,本文拟以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两个大局、思想政治教育要立德树人、青年使命担当等重要论述,以及劳动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为指导依据,结合国内外发展大势,从教育重心、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四个维度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和趋势进行初步研究,以提高新时代劳动教育质量,为育新人、开新局,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一、强化立德树人,教育重心从劳动教育本身向全面育人提升

教育的发展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教育重心必然存在差异。劳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培养青年科学劳动价值观和劳动能力的重要途径,只有顺势而变,适时调整重心,才能发挥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独特价值。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青年应该怎样提升自身素养能力以应对各种风险,实现全面发展,成为勇立潮头、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时代新人,已经成为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推动教育重心转移的源动力。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中,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6]。这给劳动教育提出了教育重心从劳动教育本身向全面育人提升的时代要求,这一要求可以从多维角度进行解读。从生成逻辑看,劳动教育将从生产建设逻辑向教化育人逻辑推进。传统劳动教育提倡“爱劳动”,重点在于改造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劳动观,强调“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7],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8]。如今,劳动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立德树人的事业”,要通过旗帜鲜明地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质量劳动教育来教化育人,“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强”^[9];从价值旨趣看,劳动教育将逐渐摆脱工具理性主宰的价值导向,从解决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生产技术人才短缺问题的手段变成“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10],“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11]的价值目标本身,强化对实现人自身价值的关照;从核心主题看,新时代劳动教育虽然包含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等传统劳动教育的内容,但更注重把培养时代新人这一核心主题化入具体劳动实践,以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

新时代劳动教育之所以将在立德树人这一时代特点和要求牵引下,实施从劳动教育本身向全面育人的重心提升,源于以下几点。

首先,教育重心的提升是对劳动教育本身发展困境的有效解决。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加速发展丰富了劳动形式,消费社会繁荣发展所突显的强大资本逻辑和交换价值使劳动内涵的抽象性愈加明显。劳动内涵和形式的变化,一方面要求青年树立正确劳动观,保持社会主义劳动的本质,尊重劳动和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价值,并使劳动价值得到公平合理认识与分配;另一方面要求青年具备更高的综合素养,以应对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给劳动者带来的轻视体力劳动、盲目追求金融泡沫,重视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发展,重视资本要素分配、轻视劳动价值分配等劳动观扭曲和劳动异化问题。这无疑给以劳动教育本身为重心的传

统劳动教育带来两大难题：一是能否应对劳动认知偏差，建构科学劳动价值观；二是能否满足劳动者素质的综合性发展需要，全面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新时代劳动教育全面育人重心的提升正是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难题。通过构建“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全面培养青年人良好的劳动习惯、情感和技能，尤其是正确认识劳动价值、奋斗精神、有效竞争的内涵、特点，建构科学评价体系，达到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协调并进的综合育人效果。

其次，新时代劳动教育重心向全面育人转变，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价值追求。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网络、算法、精密仪器的广泛使用，使社会分工明确化、精细化、精密化程度不断加深，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内在各要素之间的割裂程度不断扩大，导致人的发展面临孤立化、片面化、单向度危险，只专注劳动本身的教育，势必影响各类关系维持和谐稳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教育，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它包含“多方面”和“多层次”^[12]内容，特别是情感和关系的维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和优越性。虽然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我们还需要通过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式来生产和分配价值成果，但这是迈向人的解放的必经之路，是为了真正确立劳动在未来人的自由联合体中的美好地位而积累物质、精神和社会文明基础。全面育人使新时代劳动教育回归到劳动作为人本质属性的维度，从劳动创造价值出发，教育引导人们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在劳动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他人价值的认同，从而收获幸福感，这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奠定的物质经济发展成果基础上，为新时代建立更加和谐美好的劳动发展关系，确保新时代劳动教育不偏离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根本指向所作的重要调整。

最后，新时代劳动教育强调立德树人，彰显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人才的坚定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把劳动教育作为思想改造的路径之一，表明它包含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属性。但是，在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并奉行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原则，“是否符合西方利益和价值判断的标准掌握在指定标准者手里”^[1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其所谓的自由民主、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观点输出给其他国家。中国参与全球化之后，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崇尚劳动等富有时代先进性和进步性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型等原因，多元化社会思潮与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间的思想碰撞和较量空前激荡，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队伍培养形成巨大挑战。新时代劳动教育以立德树人为重心，正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劳动价值观的坚决捍卫，彰显了育人化人中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综上所述，新时代劳动教育要想真正成为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就必须改变为劳动教育而劳动教育的技能教育局限，明确全面育人的重心导向，激发拓展劳动教育的社会发展价值，真正将劳动知识与技能教育过程化为育人过程，把劳动教育贯通各学段、各方面、全过程，在德智体美劳相融合的进程中，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劳动观，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创业精神，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真正通过高质量的劳动教育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培养大批有志气、底气和骨气，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二、培养创新人才，教育目标从教会劳动到教会能动创新推进

进入新时代，创新已经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驱动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创新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第一位人才需求，尤其是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将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2020年中共中央联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强调，

劳动教育要“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14]。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要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人才”^[15]。这给新时代劳动教育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即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育人体系的组成部分，应以教会能动创新为根本目标。为此，必须实现从教会劳动到教会能动创新的目标推进。

从历史演进过程看，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才优化的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除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外，劳动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提升教育对象参加加工农业生产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人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知识经济时代^[16]，到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已经进入以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全球化创新时代，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在全球快速流动，而人才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培育创新型劳动者。美国SpaceX马斯克之所以能够在载人航天、能源汽车等高科技领域取得竞争优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支持创新的市场环境，向民间开放高科技研发体系，无惧挑战的企业家精神激发了大批像马斯克这样敢想敢做的草根创新人才成长。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想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也必须以创新人才为驱动，改变传统劳动教育能动性、创造力培养不足的现状，加快培养大量学习型、智慧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2000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强调，“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17]。劳动教育作为肩负新型劳动者培育使命的教育工程，当然更应该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和人才优化的大势，从教会劳动向教会能动创新的目标推进。

从劳动格局看，这是拓展个人进步发展空间、掌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创新全球化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主动权，谁拥有创新人才，谁就掌握核心推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18]。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三成。数字中国、智慧中国正在中国大地布局谋篇，创造更美好生活。这一发展态势决定了“工具型机械性操作人员很快会被高效率、智能化的机器所取代，只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才能始终为社会所需要”^[19]，决定了新时代劳动教育要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劳动者为使命，助力每一位受教育者拥有更大发展空间。创新劳动能力的培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还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现代科技已经成为各国争夺发展主动权的角斗场。我国虽然在5G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在一些重要关键领域仍然落后，时常面临“卡脖子”困境，给经济社会安全发展造成威胁。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依靠创新人才培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被动应变转向主动求变，才能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进而掌握发展主动权。新时代劳动教育目标转向能动创新，既充分尊重和发挥青年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引导青年认识社会发展需要，认清自身肩负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把个人创新能力培养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相结合，正是应变之招。

从教育科学性而言，目标转化意味着劳动教育更符合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新时代，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重要任务已取得普遍共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20]。这表明，劳动教育仅仅停留在教会劳动的目标设定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只有从更高的立意和站位筹划布局，强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使教育对象从爱劳动、会劳动的技能型人才提升为创造性、创新性劳动人才，提升人才培养的科学性，才能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普遍需要。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开拓型人才为目标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模式”^[21],已经开始借助项目孵化、深入市场运行和管理等方式,推动大批青年创新人才的培养。2019年,《关于做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2019年度建设工作的通知》发布,要求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造“五育平台”,为创新创业与劳动教育的融合奠定了客观基础。由于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共享育人属性,共同追求培养青年创新素养的目标,加上两者在劳动精神与企业家精神中形成优势互补,因此,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相融合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必然趋势。创新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和潜力,使得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22],由此,需要加强青年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搭建科教融合、校企融合平台,让青年尽可能参与社会实践,在创新创业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三、注重系统整合,教育内容从自我封闭向实践一线全面拓展

长期以来,参加物质生产劳动是进行劳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环节,以至于人们往往将劳动教育简单理解成封闭单一的生产型体力劳动,劳动教育内容也局限在这一领域。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依然存在、并且对体力劳动持有的偏见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这一内容局限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劳动教育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劳动教育作为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培养劳动品质和提升劳动能力的重要抓手,如何有效融入到个人发展全过程、渗透至各领域,帮助青年走出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困境,成为劳动教育内容拓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202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要让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学生加强个人清洁卫生、家务、社区服务、生产劳动、职业技能、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劳动。这就意味着劳动教育内容需要从自我封闭走向全面实践。

强化劳动教育资源整合,是新时代劳动教育内容拓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劳动教育资源,即各类能充当劳动教育中介的因素,是承载劳动教育内容的重要成分。从广义上说,劳动教育资源包括人类社会各个领域能够用于劳动教育的要素;从狭义上说,劳动教育资源是指家庭学校社会构成的空间资源、不同学科形成的教学资源、不同部门组成的组织资源等。劳动教育内容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载体也会随之而变。因此,透过教育资源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教育内容的发展特点。从资源利用角度看,当前劳动教育正从过去的学校办工厂和农场,或工厂和农业合作办学校向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进行合力教育的思路转变,即家庭提供日常劳动实践机会,学校提供体制内的课程性劳动观和劳动技能学习培养,企业公司、工厂农场等生产组织则为劳动教育提供劳动实践场地,进行开放办学。此外,各类群团组织和公益组织也可以提供参与公益性服务性劳动的平台。教育资源利用的转变表明,劳动教育内容已经从生产领域不断向日常生活和社会领域渗透,从一般劳动向创造性劳动拓展,涵盖了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全面劳动实践。

劳动教育内容向实践一线全面拓展,纠正了劳动教育等同于体力劳动的错误认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总体上看,劳动教育内容集中在物质生产劳动方面,但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1955年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教学计划及说明》指出,要重点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并为此增设了“手工劳动”课,劳动教育被正式纳入学校课程^[23]。此后,开展种植活动、参观农村和工厂、半工半读、“开门办大学”“上山下乡”等也被相继纳入劳动教育内容。改革开放后,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从直接参与工农业生产逐渐转移到劳动技术原理的教学上。国家

教委1987年印发的《全日制普通中学劳动技术课教学大纲(试行稿)》，强调要把工农业生产、服务性行业、公益劳动及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技能作为教学内容^[24]。进入新时代，伴随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学习和生活新样态的出现，劳动教育内容从封闭于体力劳动或技能学习的状态走向开放包容，把创新创业、志愿服务、实习训练等新内容纳入劳动教育之中。因此，劳动教育并非仅限于体力劳动，其内容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多样。

劳动教育内容向实践一线全面拓展，回应了劳动和教育相分离的发展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五一”国际劳动节上的讲话等各类场合强调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2021年，他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时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5]。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持续提高，青年学生直接参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可能性减小。另外，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科被划分为主科和副科，位列主科的语、数、外被高度重视，沦为副科的体、美、劳则被严重忽视。在家庭中，家长主动承担了主要的家务劳动，却没有指导和组织子女参与家务劳动，这无疑助长了劳动教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位。而在应试教育主导下，劳动教育普遍失去赖以开展的现实条件，更容易“沙漠化”，加剧教育和劳动的割裂态势。因此，有学者呼吁，要“吸取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策略导致劳动教育缺失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重释并重塑劳动教育，唤醒劳动热忱，复兴劳动文化和精神”^[26]。劳动教育内容向实践一线全面拓展，就是要为青年参与劳动实践提供更具时代性的多样化渠道，充分调动参与积极性，提高教育实效性，以破除“有劳动无教育”或“有教育无劳动”的现象。为此，劳动教育要深入到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把其中的要素转化为劳动育人的平台，构建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育人机制，让青年在亲身参与劳动实践中，对各类劳动进行体验、感知和认识，培养劳动技能和责任感，树立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

四、突出创新优化，教育方式从传统单一向一体多维发展

教育是诸要素构成的整体，伴随教育重心、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变化，教育方式作为连接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的桥梁，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新时代劳动教育应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有效调动教育对象特别是青年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成为实现青年劳动教育效能最大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27]。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更为明确地指出，“各地和学校要注重围绕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要求，从提高劳动教育的效果出发，把握劳动教育任务的特点，抓住关键环节，选择适宜的劳动教育方式。”^[28]这些政策要求为劳动教育方式从传统单一向一体多维转变指明了方向。

与传统劳动教育方式相比，优化创新是新时代劳动教育方式的鲜明特点。从构成要素看，劳动教育方式实现了从围绕劳动本身逐步向融入更多现代技术，实现与不同劳动领域、不同学科、不同社会文化交叉融合的多样化教育方式转变；从空间选择看，传统劳动教育开展的场域限于“学校——工厂”，如“1958年，全国大中小学校贯彻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出现了大办工厂、农场，师生参加劳动，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群众运动。”^[29]新时代劳动教育则打破了狭隘空间的限制，形成了由“学校——家庭——社区”各领域、大中小各学段构成的劳动教育多维空间；从类型样态看，新时代劳动教育在保留体力劳动的同时，以生活性劳动教育、生产性劳动教育、服务性劳动、创新性劳动丰富了劳动形式，并融入了示范性学习、体验式学习、项

目式学习等劳动教育新样式。可以看出,新时代劳动教育方式正朝着一体多维方向发展。

劳动教育方式向一体多维发展,化解了教育方式单一化与需求多样化之间失衡的矛盾。随着价值理性的回归,教育对象不再被视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和实现教育目标的“工具”,其独立个性、主体地位要求得到充分尊重。“劳动教育的主体是学生,是具有生命气息、带有生命情感、拥有生命自觉的人,学生对于劳动教育并非只是外在社会取向的被动接受者”^[30]。劳动教育对象价值的彰显,一方面对传统单向灌输或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又自下而上地要求教育对象个体差异、不同需求能够获得充分表达。换句话说,要提高劳动教育效果,就要化解传统教育方式下教育对象主体性被压抑的困境。新时代,劳动教育在强调大中小一体化、贯通性的同时,又凸显了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场域、不同需求中劳动教育方式的差异,强调增强劳动教育互动性、趣味性,是对劳动教育对象发展规律认知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

劳动教育方式向一体多维发展,体现了劳动教育对现代科技成果的有效利用。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数字化、虚拟化、智能化对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教育方式而言,“信息技术的大潮直接引发了教育方式的变革”^[31],具体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教育的传播方式、丰富了教学方法、突破了教学时空限制、转变了教育观念等。传统劳动教育封闭在缺少现代科技支撑的环境当中,自然无法应对现代科技发展对劳动教育方式的冲击,更不用说消化吸收现代科技成果进而转化为提升劳动教育效能的动力。新时代劳动教育在转向教育方式多维发展的进程中,灵活运用各种新技术,促进了新教育方式的出现,比如“互联网+劳动教育”模式、“双创+劳动教育”模式,实现了劳动教育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相融合^[32],这是劳动教育对科技成果有效吸收转化的展现。

劳动教育方式向一体多维发展,得益于对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吸收借鉴。任何教育方式的形成都离不开具体理论的指导。新时代,马克思劳动美学、劳动解放、人学理论、生存哲学等内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庄子》复归劳动本身、尊重劳动本性的思想,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念,都被纳入劳动教育中,致使劳动教育内涵从单纯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维度向人的生存、精神品质、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丰富拓展,与之相伴的是“劳动模范、大国工匠进校园”“田间课堂”“生活力教育”等新型劳动教育方式在劳动教育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有效开启了生产之外的生活、学习、休闲等场所的育人价值。在实践方面,针对当前劳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科壁垒的存在导致各专业学科教育缺少贯穿劳动教育的自觉性;劳动教育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学而优则仕”等旧观念影响下,被替代为卫生值日、技能比赛、专业实习等活动;劳动教育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评价体系不健全、不科学等,将通过借鉴国内外劳动教育有益经验,在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评教体系、设备保障等方面不断完善,提高其科学性和针对性,以更多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青年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劳动教育真正面向每个教育对象,符合每个个体的切实需要,真正提升新时代劳动教育的育人实效。

结语: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在教育重心、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上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需要我们准确把握、顺势发展。提高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关键是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丰富完善顶层设计和实践机制。要以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为契机,在把握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特点与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经验借鉴、体系建构等方式,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新时代青年劳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为培养大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英才做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11][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
- [2] 孙振东 康晓卿:《论“劳动教育”的三重含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 [3] 张 妍 曲铁华:《劳动教育政策70年:演进、嬗变特点与实践路径》,载《教育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
- [4] 袁利平 李君毅:《我国劳动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与未来展望》,载《教育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 [5] 艾 兴 李 佳:《新中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设置:演变、特征与趋势》,载《教育科学研究》,2020年第1期。
- [6][9]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载《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 [7][17][2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87、508页。
- [8][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6、1844页。
- [12] 欧阳康 熊治东:《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情感意蕴及其当代意义》,载《世界哲学》,2018年第4期。
- [13] 李建群 肖 英:《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选择》,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 [15]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lh/2021-03/06/c_1127177680.htm
- [16] 吴国林:《探索知识经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 [18] 《新中国70年大事记(1949.10.1—2019.10.1)》(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6页。
- [19] 申国昌 申慧宁:《我国劳动教育的历史审思与未来展望》,载《全球教育展望》,2020年第10期。
- [20] 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2/t20190223_370857.html
- [21] 刘丽红 曲 霞:《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同构共生》,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22]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
- [24]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二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8页。
- [25]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载《人民日报》,2020年4月20日。
- [26] 肖绍明 扈中平:《新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和可能》,载《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
- [2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 [28] 《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ejegh/202007/120200715_472808.html
- [29]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页。
- [30] 程 豪:《从外在设计到内源发展:劳动教育变革的可能逻辑》,载《大学教育科学》,2021年第3期。
- [31] 孙小礼 冯国瑞:《信息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 [32] 宋乃庆 王晓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发展:回眸与展望》,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